

# 车圈“水军”的末日到了

■ 本报记者 牛小欧

新车还未上市，网络上差评就已“刷屏”；产品一亮相，谣言便如影随形；AI合成的虚假事故视频，瞬间被包装成“真相”大肆传播；一款新车的产品力宣传，竟要靠拉踩竞品或者恶意对比来“刷存在感”……

这样的乱象，在当下汽车圈屡见不鲜。车企苦网络水军骚扰、“黑公关”暗算久矣，恶意营销不仅搅乱了消费决策，更拖累了产业创新的步伐。如今，监管重拳终于来了。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剑指恶意抹黑、虚假宣传等沉痾顽疾，既要为消费者扫清信息迷雾，更要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舆论屏障。

这股歪风邪气究竟风起何处？背后的灰色公关产业链如何从中牟利？如何从制度层面切断利益链条，避免乱象“整治后反弹”？当技术手段不断迭代，监管又该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让健康的舆论生态真正扎根汽车行业？

“流量时代”下的症结

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何以愈演愈烈？背后实则是多方利益驱动所形成的灰色生态链。

中国汽车产业正以“新四化”为引擎，在新能源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59亿辆，新能源汽车占比突破10%。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汽车产销双双超2100万辆，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更是高达45.5%。产业规模的扩张与关注度的飙升，推动营销主战场从线下转向线上，网络成为企业推广与消费者决策的核心场域。但流量红利背后，非法牟利、虚假宣传、恶意攻击三类乱象交织滋生，已成为行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汽车行业分析师林述成对《企业观察报》表示：“网络乱象的蔓延，本质是产业转型期流量价值与竞争压力的畸形耦合。一方面，汽车市场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博弈，新能源赛道的密集布局让部分企业急于抢占用户心智，而线上流量直接关联品牌声誉与市场份额，催生了‘流量即王道’的短视思维。另一方面，自媒体、MCN机构等内容生产者

将汽车领域视为流量富矿，部分主体摒弃专业操守，把博眼球、赚快钱置于信息真实性之上，形成了‘造热点一引关注一谋利益’的灰色链条。”

汽车行业网络乱象的影响具有连贯性，从个体层面的牟利行为，逐步蔓延至对整个行业生态的破坏。

首先是部分自媒体将“黑稿”“假新闻”作为牟利工具，形成所谓的盈利模式。他们或伪装成“行业观察者”，恶意解读企业动态、抹黑创始人形象，再以“删帖”为由要挟企业支付费用；或批量制造“网络水军”，通过统一文案、定向分发的方式炒作虚假话题，赚取流量分成。

今年7月，比亚迪某车辆在机场的正常操作被误拍，在官方尚未回应时，大量自媒体以“刹车失灵”“车辆失控”为题批量分发雷同内容，即便事件最终证实与车辆无关，仍造成品牌声誉受损。9月，理想汽车也披露多家机构针对未上市车型i6系统发布“销量腰斩”“价格低迷”等不实信息，企图扰乱市场。这类行为往往依托规模化水军矩阵和多平台分发机制，形成低成本、高收益的灰色商业模式。

其次是虚假宣传。一方面，性能宣

传充斥绝对化表述，多个品牌同时自称“第一”“之最”，让消费者陷入认知混乱；另一方面，订单数据、测评结果造假成风。某车企新车上市时宣称“几分钟订单破几十万”，经业内爆料实为“意向金”与“实际订单”混为一谈；亦有品牌联合第三方机构操纵测试结果，虚构产品优势。这类操作不仅误导消费者，更扭曲了本应基于产品与技术实力的良性竞争环境。

更深层的乱象，则源于有组织的诋毁攻击与黑公关操作。部分企业为打压竞争对手，雇用专业水军编造负面信息，或通过公司高管亲自下场“引战”，形成隐蔽的攻击网络。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就曾透露，每月针对蔚来的黑稿投放成本高达3000万至5000万元，却因幕后操作层层隔离难以追溯源头。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承浩坦言，近三年来，公司多次遭遇“黑公关”有组织、有预谋的恶意攻击，相关情况均已留存详细记录与完整证据链。这类“黑公关”已形成金主出资、“黑嘴”策划、水军执行的完整产业链，其动机除压制对手外，还涵盖影响资本市场估值、配合做空势力牟利等复杂诉求。

（下转05版）

（上接01版）

# 揭秘“十五五”央企重组重点

一是围绕国家战略，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加快推进重组整合。例如着眼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卫星互联网，组建了中国卫星网络集团；加快推进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的有效整合等。

二是围绕增强产业协同实施重组整合。以提高产业集中度为目标，推进解决重复投资、资源分散等问题。例如，鞍钢集团重组本钢集团，形成了“南宝武、北鞍钢”的发展格局；整合中央企业在输配电装备制造领域的“精兵强将”，推动组建了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为做好能源电力保供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是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实施重组整合。2024年组建成立了中国资源循环集团，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持续推进通用技术集团等中央企业医药医疗资源的整合等。

李钡表示，下一阶段，国资委将着眼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以系统性思维、前瞻性谋划、创新性举措，大力推动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整合，不断提升国有资本的配置和运营效率，放大国有经济的整体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张玉卓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央企业积极拥抱新领域新赛道，加快形成新的增长点。2024年，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首次突破40%，营业收入占比接近30%。下一步将指导中央企业根据自身实际，积极有序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牢牢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国资委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央企设立的创投基金总规模已接近千亿元。

我国在集成电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超导量子计算、工业母机、新材料等领域呈现出“梯次拓展、合力并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据此业界认为，“十五五”期间，央企投资将大量集中在工业母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工业机器人、大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下一阶段的央企重组整合，将服务于更高层次的目标，如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绿色低碳转型，深化科技创新及数字化转型等。未来央企将加速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地方国资重组整合新风向

地方国资也在不断加大重组整合力度。

2025年以来，多地出台文件，强调国企并购重组服务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例如，安徽省国资委、安徽证监局4月8日印发《关于加强省属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若干事项的通知》，提出十条举措，其中提到鼓励聚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并购重组，打造一批科技领军企业。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3月印发《南京市关于支持企业并购重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大力度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优化股权结构，提高运行效率，激发创新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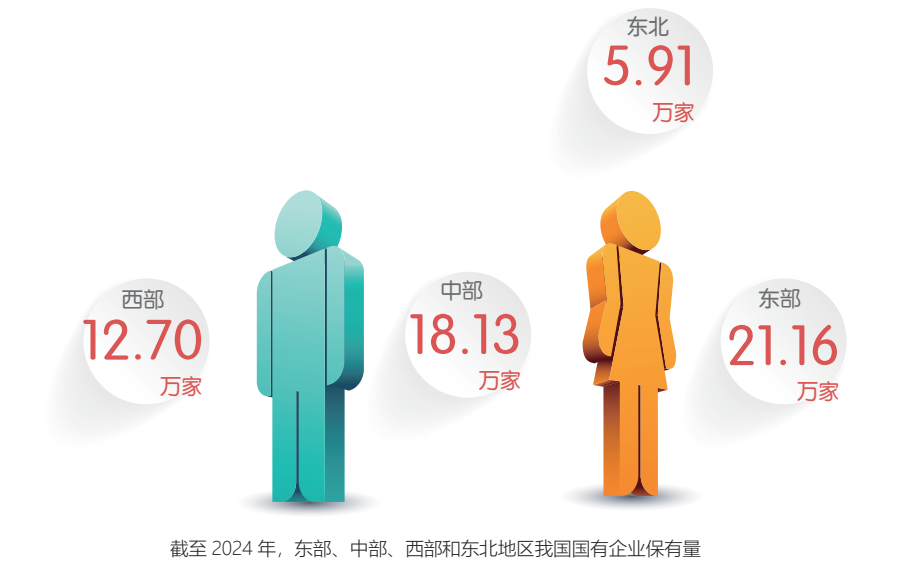
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国资正在通过设立并购基金加速推进国企重组整合。

3月25日，上海市国资委发布了总规模超过500亿元的国资并购基金矩阵。新组建的国资并购基金矩阵主要由上海市属国有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平台公司发起，涉及国资国企改革、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民用航空、商业航天、文旅消费等领域。

此外，近一年来，江苏、四川、安徽、广东、河南、福建、浙江等地也纷纷出台政策，推动设立国资并购基金。

例如，4月24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新时期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国有企业与“链主”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合作设立天使基金和并购基金，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对上下游企业进行早期孵化和战略重组。

6月27日，江苏省盐城市黄海汇创金石并购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出资额30亿元。后期，该母基金



将通过“子基金投资+项目直投”方式，锚定盐城“5+2”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图谱，重点筛选具有稳定现金流和盈利能力的成长期、成熟期优质项目开展并购，更好地服务全市产业发展。

7月15日，天津金融管理局、天津证监局等7部门印发《天津市支持并购重组若干措施》，提出支持培育集聚并购基金。支持海河产业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与各类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深度合作，设立并购母基金，加强上下游产业链整合，助力企业实现快速发展。支持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各类私募投资基金集聚，加速培育形成并购基金集群。

7月25日，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目标规模为50亿元的福建省新质生产力并购系列基金。

业界认为，在国资委大力推动国资央企重组整合的背景下，地方国资并购基金已从“资金供给者”升级为“产业整合者”，成为地方产业链补链的“压舱石”。既盘活了存量国有资产，又实现了国资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

仍需解决的问题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范欣提出，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一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下一阶段国资央企大力推动战略性专业化重组整合的重要前提。

“十四五”期间，国资委通过市场化手段推进专业化整合与战略性重组来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力，逐步实现了国有企业整体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目标。商业类国有企业进一步聚焦核心主业、强化战略功能，致力于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公益类国有企业更加注重履行保障民生、服务社会的功能使命，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完成阶段性整合重组后，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国有资本加速布局基础保障领域和战新产业、未来产业。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种跨周期、跨产业的全

面性战略布局调整，筑牢了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盘，充分展现了国有企业在稳定经济增长中的“压舱石”作用。

但在范欣看来，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产业布局在四大区域的效果差异较大。截至2024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保有量分别为21.16万家、18.13万家、12.70万家和5.91万家，区域间分布深度差异仍然较大。同时，我国四大区域三次产业发展非均衡性明显。虽然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第一、第二产业国有企业主要位于中部地区（占比分别为38.08%、34.52%），第三产业主要位于东部地区（占比37.10%）的分布格局，但东部地区第二产业企业数量仅次于中部地区，占比高达34.14%，第二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战略目标并未充分实现，导致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范欣提出，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在下一阶段的重组整合中做好统筹规划，推动不同区域的国有企业根据资源禀赋、产业链上下游特点加强合作，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与整合。通过构建四大区域国有企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实现资源互补、产业链链接和功能协同，有效降低区域间同质化竞争，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从而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全面落实。

另外，范欣提出，2023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应交税费出现了下滑趋势，2023年、2024年分别同比下降0.5%、0.7%。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应交税费的下降将直接削弱财政收入的稳定性。这种下降趋势若持续，可能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财政收入的减少将限制政府实施逆周期调控的能力，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可持续性。因此，国有企业应通过进一步优化布局和深化改革，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增强整体价值创造能力。”范欣表示。■